

方攸行 著

出生入死

——神枪手姜自泉传奇



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生入死

——神枪手姜自泉传奇

方 敦 行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9 号

出生入死

方孜行 著

*

中国人事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7—80076—301—3/I·008

定价:3.00 元

内容提要——

该书真实地叙述了威震京东的侦查员姜自泉一生的坎坷曲折的传奇经历。他弃暗投明后，搜集情报，抓捕敌特，多次化险为夷，在公安战线上为人民屡建功劳。

目 录

序

引子

第一章 闯大祸 “半伙”落草

打小鸟 一举出名
露真功 枪击“活靶”

第二章 明国耻 迷途回头

第三章 出狼窝 盘山寻路

见包森 耳目一新
急立功 灵山缴械

第四章 闻噩耗 再度飘零

第五章 遇李庭 柳暗花明

捉舌头 物在囊中
入虎穴 跟踪南口

第六章 进魔窟 勇夺军粮

第七章 三河城 警察“送礼”

蓟县行 特务散摊
张辛营 连日历险

第八章 姚计忠 现出原形

第九章 猛扑空 一场虚惊

连续战 渡口告捷

第十章	缴精品 荣献厚礼	
	“半熟脸” 狭路相逢	
第十一章	流窜匪 深山全歼	
	劫道寇 城外被擒	
第十二章	侦查组 夜奔天津	
	贾永富 恶贯满盈	
第十三章	骚子营 “皇上”作乱	
	姜自泉 一枪镇邪	
尾声		
后记		

序

路晓龙

这本传记文学小册子，叙述了姜自泉同志的一生，尤其是他在解放战争中参加平谷县公安局武工队以后表现出的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无私无畏，敢于和善于同敌人作斗争，搜集情报、抓捕敌特分子和反革命罪犯等的生动事实。

姜自泉同志在旧社会既给地主老财作过工，又当过土匪，并且是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但他后来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

姜自泉有着一旦认准了道路，就能坚持走下去的良好品德。在解放战争中直至新中国诞生后的初期，我与姜自泉同志同在平谷县公安局、十四专署、通县专署公安处作侦查工作。当时侦查员中年轻人多，姜自泉年长我们十多岁，凡遇有敌情或艰巨的任务，他总是沉着冷静，带头执行和出色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经受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直到病故。

方孜行同志写了个小册子，我想这不仅是对从“绿林好汉”转变成为“人民卫士”的姜自泉的纪念，对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学习、运用我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政策，为实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的很好的参考材料。

1992年3月4日于平谷

引子

提起侦查员“姜小个子”，在当年的河北省通县专区公安处及其所属系统的广大干警中，简直是无人不知，没个不晓！虽然他身材矮小，只有一米五几；貌不惊人：长就一双“八”字脚，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像鸭子似的。“八”字眉下的两只眼睛更是不提神，不光长得小，就连白天也总是眯缝缝的，老像在打瞌睡，因此被人称作“雀盲眼”。可他枪法出众，一身是胆。领导上只要是派他去执行任务，他几乎总能逢凶化吉，遇险变夷，凯旋而归。因此，他的战友们能够几天几夜、不打磕绊地向你讲述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排难驱险，不让应当归案的土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等等，从自己手下漏网逃命的惊险、动听的故事。比如，有人介绍，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已秘密成为八路军游击队、我党根据地公安部门的外围人员期间，为了侦查敌情，他敢于肩背装有手枪的捎马，到正在敌伪据点哨位上站岗的伪军那里借火点烟，伪军明知他是“私通八路”的“姜小个子”，却不敢动他一根汗毛；有人谈到，北平解放前夕，一次，姜小个子正在北平城里跟踪一名重要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突然，这个家伙竟在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姜小个子当机立断，也迅速跳上了列车，直跟到西安，看着那

家伙住进了国民党的西安警备司令部以后，自己便住进了马路对过离警备司令部不远的一家客店里，一连几天盯住了这个家伙的行动。当这个家伙折回北平时，他身上已经没有几个钱了，不得不把手上所戴的手表和毛衣变卖掉，才有路费跟回到了北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人还曾经传说过这样近乎离奇的故事：那是北平解放以后不久，通县地区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清匪反霸斗争。一个身高块儿足、精通武艺的土匪头子，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孤身单人逃进了横跨热河省的兴隆和河北省的密云两县、海拔达两千一百多米、被誉为燕山山脉第一峰的雾灵山里躲了起来。通县公安处尽管多次派人前去搜捕，但始终未能把他捉拿归案。此时，姜小个子却来到了处长面前，眨巴着他那双“雀盲眼”，不慌不忙地说：“既然几次都没有成功，要不就让我带上两个人去试一试！”

处长不是没有考虑过他，只是因为上级指示一定要活的，要是派他去同那家伙较量，简直像叫山羊去跟骆驼斗，所以使他在这次任务中落了空。此刻，处长见姜小个子主动请战，便当机立断，满足了他的要求。

姜小个子临行前如此这般地向两名战友作了交代。经过几天侦查，姜小个子嗅准了这个土匪的踪迹。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三人登上了雾灵山，来到了早就摸准的地方。姜小个子脱个精光，躲在了那个土匪深夜归来必经之道的道旁的一块大元宝石里，那两名助手埋伏在元宝石附近。过了约摸两个多小时，那个土匪果然哼着下流小曲，大摇大摆地上山归“巢”了。只等这家伙刚过元宝石，姜小个子一个鲤鱼打挺，猛虎下山般地扑向对方，一口狠狠咬住了他的后脖上的“懒筋”，并使劲发出“哼！哼”声。土匪被姜小个子咬住了脖上的这根

重要神经，既疼得钻心，又浑身无力。姜小个子的两名助手，听到这事先定好的信号——“哼！哼”声，便迅速左右合围，用随身带来的手指般粗的优质麻绳，三下五除二地把这家伙捆成肉粽子似的。事后，姜小个子才告诉这两名战友，他所以要脱个精光，是为了万一与土匪厮打起来，好让对方抓不住自己身上的一点东西。

也有人绘声绘色地向人介绍过这样惊心动魄的情景：

1947 上夏天，姜小个子接受上级的指派，乔装打扮，以投靠他的堂兄、日伪时期的大土匪、大汉奸，此时的国民党国防部军统特务姜自怀为名，只身下龙潭，来到了设在河北省顺义县城的国民党特务据点——“唯一号”杂货铺，很快站住了脚跟。接着，他又摸清了伪保警队安在顺义县城南门的一个岗楼中的兵力、武器配备情况。一天夜里，他便同紧挨着顺义县的平谷县县大队的一支小分队来了个里应外合：他进得岗楼，一举缴了其中的一个排保警队员的枪，然后把这些枪支分别捆好，从岗楼上放了下来，由前来接应的小分队人员一一验收完毕，他也就同“唯一号”“不辞而别”，连夜平安返回了平谷县公安局。

有关姜小个子的神出鬼没、智勇双全的种种传说，反映了人们对于他在六年多的侦查员生涯中，为党和人民所作出的众多重大贡献的高度赞誉和衷心钦佩！但是，对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尽管梗概清晰，不容质疑，然而由于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如今健在的姜小个子的战友，讲起这些事情来，便在细节上互有出入，故本文只好“忍痛割爱”，不去细细表它。这里要向人们讲述的，是关于姜小个子这个传奇式人物留下的有案可查、有人为证的，一桩桩带有传奇色彩的真情实事。

第一章

闯大祸 “半伙”落草 打小鸟 一举出名

1913年严冬的一个深夜，河北省平谷县西南角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前芮营的村里村外，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只有东南角上的三间土房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原来这家的一名年轻产妇正在生产。那年月，由于百姓普遍贫穷，缺乏科学常识，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农村根本没有妇幼保健事业，所以在群众中流传着一种说法：

生儿女，育小孩，
如过鬼门关，像上断头台，
一只脚，在人间，
一只脚，进棺材。

产妇的命运是凶是吉？此时的收生婆，心中如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产妇的丈夫——姜照洪，更是如同怀揣小鹿，心神不定。突然，“哇”地一声啼哭，不仅打破了村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更给收生婆和这一家人带来了喜兴！收生婆半是奉承、半是真心地忙对姜照洪说：

“孩子他叔，你可真有福分，还是个小子呢！”

姜照洪这时才从紧张和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

来。听说妻子生的是个男孩，使姜家有个传宗接代的根苗，他内心当然有着一一种初当父亲而又是有了儿子的那种说不出的甜蜜滋味，便赶忙回答收生婆：

“噢！噢！多亏您费神了，真不知该咋感谢您才好！”

他一边寒暄着，一边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红纸包塞给了收生婆。收生婆一面假模假式地说：“孩子他叔，你这是干啥啊！”一面忙着把红纸包藏进了贴身的衣兜里。稍许，她又说：

“哎！孩子他叔，你得了个大胖小子，该给孩子起个吉利的名儿啊！”

经她这一提醒，反而使姜照洪又产生了烦恼：这一来，上有老，下有小，都张着嘴要吃饭。全家就凭种这几亩兔子不拉屎的薄沙地，就是拚死拚活，往后也够自己呛啊！他琢磨了一阵以后回答说：

“我们家哥儿们的孩子都是“自”字辈儿的，要不就管这孩子叫‘自全’吧！取个让他长大以后自己全乎自己的吉利！”

姜自全就是以后在冀东地区叱咤风云的公安系统侦查员姜小个子的乳名。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姜自全的“全”字被误填为“泉”字了。姜小个子本是个“粗”人，所以不计较自己名字中一个字的差错。他认为只要是同音字就得了，何况他多少懂得泉水的“泉”字倒是不像全乎的“全”字那样俗气，甚至它更符合家乡地区——平谷县多山多泉的实际，更文雅，所以便就默许了下来。

“财主家担心孩子多病灾，穷人家发愁儿女长得快。”农民中流传着的这句话，既富有哲理，又真实、形象。尽管姜照洪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可成天在地上爬、土里滚的小自全，愣是没灾没病，眼瞅着水葱似地往上窜。这对于姜照洪夫妇和

他们的老人来说，自然也是一种安慰——他们巴不得他明天就能够“自全”呢！

不料，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到了小自全十四周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了国民革命，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大惨案，全国局势急剧恶化，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华北地区也绝不例外。在贫病交加、忧虑过重的情况下，姜照洪的父母，在这年的夏、秋季节里先后病故，使姜照洪背了一身“饥荒”。而这时的姜照洪夫妇，已经有了四个儿子，全家人共有六张嘴张着要吃饭，全靠姜照洪一人苦奔苦挣。为此，急得姜照洪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小自全虽然形象长得不济，也没有上过一天学，可他十分聪明懂事，早把父母的忧愁看在眼里，暗暗寻思着如何替父母分担全家生活重担的一部分。

一天，全家人正在吃着晌午饭，小自全突然鼓起勇气央求父亲说：

“爸爸！自打爷爷、奶奶没了以后，咱家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我已经长大了，也该替您出力了。听说李德凤家正要找个‘小半伙’，您就让我去了吧！”

姜照洪听小自全这么一说，不禁一下愣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已经这么懂事了，内心自然十分欣喜。但是，当想起了李德凤家的所作所为，他一下实在难以答应儿子的要求。

原来，李德凤家是前芮营村唯一的财主，占有前芮营周围的大部分好地。“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决不是对地主们不加具体分析的面面结论，而是贫苦农民从为地主流尽的血汗中提炼出来的至理名言。在旧社会，地主对雇农和长工们的态度，

没有慈善与凶残的区别，只有虚伪和露骨的不同；他们剥削和榨取劳动人民的手段，决无留情与不义的分界，只有巧妙和拙劣的差异。而李家正是属于后者。在平谷县境内，有着两条都并不像样却彼此齐名的河流：洵河和错河。而小小的错河正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经前芮营村南的，因此，农民们便编下了这样的民谣：

“错河水，流不断，
那是穷哥儿们的血和汗；
错河水，日夜响，
淌得李德风家里粮满仓！”

想到这些，姜照洪的眼泪滴进了左手捧着的粗瓷饭碗里，他强忍着悲痛对儿子说：“这事，你容爸爸好好想一想再说。”

这天夜里，姜照洪夫妇和姜自全三人，在炕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当小自全的母亲以为自己的儿子已经睡着时，她便悄悄对丈夫说：

“你心疼孩子，舍不得让他去吃苦，这我清楚。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比你更疼爱他吗！可眼下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你就让他去了吧！”

姜照洪“唉”地长出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到了这等地步，也只好这么办了，让我托人去说说话吧！”

姜自全听了这些，眼泪“扑簌簌”流湿了枕头。他赶忙轻轻拽来被子蒙住了脑袋，装作“呼！呼”熟睡了！

姜照洪经过转辗托人，先后送了好几个点心匣子，说了好几车好话，最后给人立下了字据，李德凤才答应收姜自全当“小半伙”。

这天清晨，姜照洪早早让儿子起了炕，换上了一身稍微干净些的衣服。一家人喝罢棒子糊糊，姜照洪就把儿子往李德凤家领。刚一出门，姜照洪就想起了儿子生下后，给他起名时对收生婆说的那些话。如今眼看儿子不仅不能全乎自己，而且在他还没有成人的时候，当父亲的简直是在把他往火坑里推，便万箭穿心似地难受。小自全看透了父亲的心情，便安慰说：

“爸爸，您就放心吧！我吃得了苦。”

听了儿子的话，姜照洪更是心酸难忍，两手不由得直擦眼窝。

李德凤虽说是前芮营最大的富户，可他家与附近马昌营、马坊等地的大户人家比，尤其是与平谷城里的地主、财东们相比，毕竟是土而又土的土财主。加上李德凤是前面讲到过的那样一个地主，所以他家除了农忙季节多雇短工外，平常长工极少，也没有使唤丫头。小小年纪的姜自全，到了李家以后竟派了大用场：除了下地干活，喂猪放牧牲口以外，还得挑水洗涮，侍候李家大小，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腿疼，稍不小心，还要遭到李家人的打骂。尽管如此，姜自全却是“心满意足”。因为一来他在李家总算能够吃饱肚子了，更主要的是自己总算能给父母尽一份孝心了，所以，他在李家拚命干，为了不给父母带来麻烦，也为了自己不致挨打。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工夫过去了！姜自全已经长成大人，成了一名地道的庄稼把式，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来了。这年秋收的一天下午，姜自全赶着装满棒子的一辆大车，从村南往村里返。当大车刚上错河小桥的时候，只听“咔嚓”一声，随即大车向右倾斜。他定睛一看，禁不住面如土色，两眼发呆。

原来，大车因年久失修，姜自全为抢在太阳落山之前拉完棒子，又装得太多，所以当车轮从土道滚上小桥石板受到一阵剧烈颠簸后便切轴了！车槽、车轮和车辕，碰伤的碰伤，撞裂的撞裂；车上的一部分棒子折进了错河。姜自全面对这副惨状，面对默默东去的错河，心中不禁愤愤问道：“错河呀错河！谁让你叫这么个不吉利的名字！谁让你偏偏又在这里流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这种谴责：“不啊！咋能怪你呀，都怪我投错了娘胎，都怪这不公平的世道！”

既然天外的横祸已经飞到了姜自全的头上，他十分懂得：眼下最要紧的是迅速找到对策。“跑回李德凤家，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那老东西。”这还得了！那老东西是个“铜子里折跟头”，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招财进宝”的家伙。要是他见到自家的大车已毁成这个样子，非让自己赔他不可。可是，别说让自己掏钱赔，就是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也抵不上一辆大车钱呀！李家是万万去不得了。“回家去，告诉爹妈自己闯了祸，不能再在李家干下去了，得另找东家。”那也不行！孙悟空的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自己就是找到了新东家，李德凤也会把自己弄回去，更饶不了自己的爹妈的。他经过左思右想，觉得眼下要想保住自己和父母不受瘪，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七·七”事变以后，姜自全的远房堂兄，一向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姜自庭，趁兵荒马乱之机，以他的胞弟姜自怀为副手，以河北省三河县的燕郊、辛集、李旗庄一带为基地，纠集兵痞、流氓、赌棍和大烟鬼等四五十人，拼凑成了一个土匪集团，他自封“司令”。姜自庭明里是专干绑票勾当，暗里却与日伪相串通，因而能够成为三河地区横行无忌的显赫人物。这一伙人

类渣滓经常抢劫财主、富商之事，这里暂且不提，有一件事倒是先要交代清楚：

三河县的黄辛庄有个无赖出身的刘占庭，人称“京东脓包”。此人贩卖大烟，走私出口大枪，抢劫绑票，无恶不作。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姜自庭开始“拉竿”时，便同刘占庭一拍即合，两人混到了一起，成了“磕头”兄弟。刘占庭已经有了一个十八岁的大女儿叫刘万珍，她既不上学，又不务正业，在家闲逛着。姜自庭虽说比刘万珍要大十几岁，可由于他到刘家来常往，次数多了，便对刘万珍起了邪心，刘万珍毕竟不是良家女子，经不起姜自庭的引诱，也就跟姜自庭眉来眼去。日子久了，两人便在一起鬼混，发展到使刘万珍怀了孕的地步。由于生米已煮成熟饭，刘占庭被迫由姜自庭请了“大媒”，择了“吉日”，把刘万珍嫁给了姜自庭。昨日还兄弟相称，这会儿一下变得丈婿论辈了，实为今古奇闻。这事已经使刘占庭觉得脸上难堪，加上不久因分赃不均之事，两人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姜自庭仗着有后台老板日本鬼子撑腰，一天，竟撕破了脸皮，借故把堂堂的“老丈人”刘占庭扣了起来，企图敲刘占庭一下。刘占庭只好托人向“姑爷”求情，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由刘占庭掏钱摆了一百桌酒席，请了姜自庭手下的那帮土匪和一伙汉奸、地痞、流氓，姜自庭才同意把刘占庭“保”了出去。此事虽是半公开进行的，却很快成了一条“热门”的新闻，在三河县和附近一带，几乎妇幼皆知，老少相传。

此时的姜自全只知姜自庭已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明了他与日本鬼子和汉奸们暗中早有勾结的底细，所以当下丢弃车马，逃离前芮营，连夜跑到三河投奔了姜自庭。姜自庭见自家